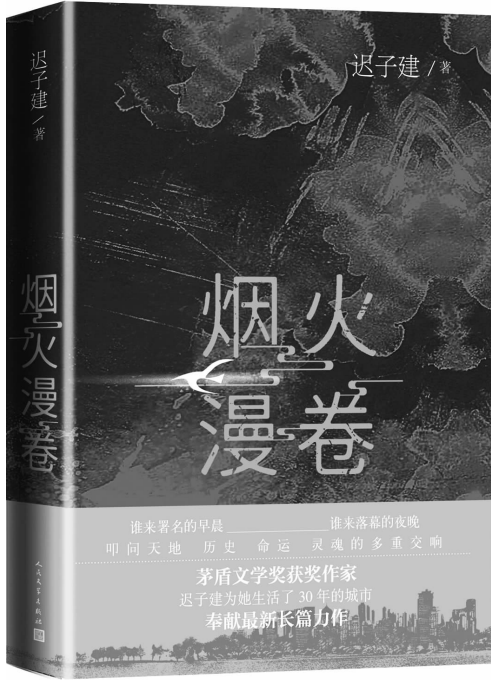


他熟悉各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处



《烟火漫卷》
迟子建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20年9月

无论冬夏，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，不是日头，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。

当晨曦还在天幕的化妆间，为着用什麼颜色涂抹早晨的脸而踌躇的时刻，凝结了夜晚精华的朝露，就在松花江畔翠绿的蒲草叶脉上，静待旭日照彻心房，点染上金黄或胭红，扮一回金珠子和红宝石，在被朝阳照散前，做个富贵梦了。当然这梦在哈尔滨只生于春夏，冬天常来常住的是雪花了，它们像北风的妾，任由吹打。而日出前北风通常很小，不必奔命的雪花，早早睁开了眼睛，等着晨光把自己扮成金翅的蝴蝶。

一年之中，比朝露和雪花还早舒展筋骨的，是学府路哈达蔬菜批发市场的业主。

凌晨两点，这里的交易就开始了。几座连成一体的半月形顶棚的蔬菜大棚里，堆积着深夜由集装箱运来的各色蔬菜。大型货车已经退场，棚外停泊的是中小型运输车，它们将奔向遍布城区大大小小的超市和蔬菜店。这里是蔬菜的股市，每日价格起伏不定，各级批发商的必修课就是讨价还价，所以这是黎明前人语最喧闹的所在。

紧随着批发蔬菜者步伐的，是经营早点的人。无论是街巷中固定的铺面，还是各区早市流动的摊床，哈欠连天的小业主们，也是起在日头之前。而在灰蒙蒙时分，赶在扫街和清理垃圾的现身之前，流浪的猫狗开始行动，各小区的垃圾站和饭馆酒肆门前盛装剩菜剩饭的桶（目标得是低矮的桶，否则它们难以企及），有它们的免费早餐。它们身上脱不掉的污渍，多半由此而来——脑门常常沾着馊了的面包屑、馒头渣或是黏稠的米糊，尾巴往往扫着剩菜的汤汁，仿佛拖着一条搅屎棍。但猫是爱洁的，雨季时它们往往找个水洼，打几个滚儿，清洁一下，那水洼顷刻泛起浊黄的油星了。

晨曦若隐若现时，野鸟在郊外树丛或是公园离巢而出，家养的鸽子则在居民区的楼群中，成群结队地翻飞。野鸟和鸽子飞起的一瞬，你仿佛进了生意红火的绸缎店，听到的是店员撕扯丝绸的声音。“嗤嗤——”，那仿佛撕较薄的丝绸的微脆的声音，是野鸟发出的；“噗嗤噜——”，这像质地厚重的丝绸被撕裂的微钝的声音，是鸽子发出的。

此时开早班公交和出租车的司

机，提着大号保温水杯上岗了。郊区印刷厂的工人，早已穿上工装印制报纸，日复一日看着汉字在流水线上蚂蚁似的奔跑，虽说在新媒体时代，报纸就像隔夜的茶，待见的人少了。送奶员和送外卖的小哥，涌向公园的晨练者，搭早班火车和飞机出行的人，拿着扫把和撮子的环卫工人，装运垃圾的车辆，脖颈下吊着自己擅长的工种牌子的、在各大装饰材料市场门口找活干的俗称“站大岗”的民工，以及伏天的洒水车，或是冬天的铲雪车，让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苏醒，这生活的链条，有条不紊地缓缓启动，开始运转，承担一天的负荷。

而在太阳升起之前，这座城市同其他城市一样，少不了因为一些领域利好消息的发布，出现排队的情景：排队入托的，排队买楼的，排队买基金和债券的，甚至排队买墓地的。关涉这些排队者的地方——幼儿园、售楼处、银行、殡葬公司等，当星星还没从它们头顶隐退的时候，需求者就络绎不绝地来了。这样为着争取个人利益的聚集，不会人人幸运，争端难免，所以相关部门得加派保安，早起维持秩序。而这些户外的排队者，有时会看到婚礼或葬礼的车队，一些人受了风俗驱使，迷信红白喜事要抢在日出之前做，才算吉利。不同的是娶亲的车头挂着红花，逢双的日子出现居多；出殡的车挂着白花，一般是逢单的日子上路。而红白事的单双日，一般以旧历为主。

除此之外，任何一座城市的特种车辆，永远处于待命状态，突发的火情、水、电、燃气、暖气等公共设施故障，犯罪以及疾病，也会让消防车、工程抢险车、警车和救护车上路。这黎明前的不速之客，多有鸣笛，不分晨昏，是生活街巷的怪兽，让人不安，也扰人清梦。这样的鸣笛也仿佛按动了光明的开关，所经路段的楼群，窗口会一个跟着一个颤抖着亮起来，像是一只只圆睁的惊恐的眼。

刘建国见惯的排队情景，在各大医院门诊挂号处，因为他常在凌晨去接出院的人。有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，为了获得一个专家号，月亮未抽身就现身了。这样的排队从不落潮，就有了逐浪而生的“医托”。同春运找到票贩子能秘密买到火车票一样，“医托”也是神通广大，手中掐着各大医院门诊的“通行证”，能把一些肯出高价的人领出队列，暗中的交易完成后，在医生开诊的那刻，让患者成为专家诊室的第一拨候诊者。

刘建国熟悉医院，就像熟悉他驾驶的二手救护车一样。这些年下来，这类车在他脚下已报废了三台，眼前驾驶的也运行了三年。

这种名为“爱心护送”的车，在哈尔滨运行着三四十台吧，它们通常是各大医院淘汰的急救车，虽主人不同，但都与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近年医患矛盾增加，医护人员紧缺，很多医院不愿接送危重患者，所以这类“爱心护送”车应运而生，它们虽有主人，但后台却是医院，不挂靠它们的话，就没客源了。

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外的长椅上，疲惫的守护者不仅是患者家属，还有从事殡葬行业的人。病危者每熬过一个长夜，那仍然在嘀嘀鸣响的呼吸机和还在变幻的生命体征监护仪，对不担心医疗费用的患者亲属来说，是生命最动人的音符；而对家境贫寒的患者来说，呼吸机就是点钞机，沉重的医疗费巨石一样压着他们，所以这生命的讯号，也有让人锥心刺骨的时刻。而与他们有相同感受的，是做死者生意的人，呼吸机的鸣响，对他们来说如丧钟，意味着他们像不走运的渔夫，面对的是暗黑的池塘，这彻夜的蹲守白费了。

内容简介

《烟火漫卷》是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力作。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，迟子建以从容洗练、细腻生动的笔触，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，柔肠百结，气象万千。一座自然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，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，于“烟火漫卷”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。



作者简介

迟子建

1964 年生于漠河。1983 年开始写作，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，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澳大利亚“悬念句子文学奖”等文学奖励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海外译本。

童年，我永远的呼兰河



在众多写萧红的传记文学作品中，王小妮的《萧红：人鸟低飞》独树一帜。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的写法，让作品既写出了一个人一生的宏阔，也凭借一支敏感细笔，试图深入到历史现场，潜入萧红的内心，写一个流浪者的心理现实。

《萧红：人鸟低飞》
王小妮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2020年3月

换季节的风，吹过了东北大平原。鸡鸭鹅们在风里舒展着，乱着羽毛。麦田像最薄最绿的丝锦，嫩亮地抖着。房上的青瓦一片响动。烟囪里的炊烟贴着地皮儿弥漫。农民在口袋里摸索出火石，从腰间掏出烟荷包。他们顺着嘴儿说：“哎哟，夏天啦！”一年又一年，万人万物都在风里走着。人弯了，草黄了，自自然然。在风里，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，站着。

那个四五岁的孩子就是我。萧红是我后来的笔名。我的小名叫荣子。我正站在我家前院那棵老榆树下面，用我的全部心瓣儿在想：这风是从哪儿来的呢？

风，被老榆树聚集在头顶，荣子用她的小手试着风。母亲说：风是老风婆子装在袋子里的宝物。这么大的风，要有多大的袋子！风是不让人看的。太阳更不让人看。太阳烧烤着人。她的小手心儿里，全是汗。朝着太阳看，手心儿里亮亮的，都是细碎的金子末儿。

“荣子——荣子，你死到哪疙瘩去了……”屋子里传出母亲的喊声。这喊声传到很远，传过老榆树，传向呼兰河。一辈辈的人，所有的母亲，都是这样干苦、恶毒地唤着他们的孩子。

天热了，她动手脱下了棉衣裳。她知道母亲一定要骂。母亲肯定还围在棉被里，棉被鼓得像小柴火垛。坐月子，是那么怕风吗？荣子把棉衣挂在老榆树枝上。她还想脱棉裤，可是没解开那两颗亮晶晶的大扣子。风立刻鼓满了她的单衫。她张开两只手跑。风在耳翅上呜呜地叫。脱了棉衣跑，比家雀还快，比蜻蜓还快，比一切飞虫都快，比风那边儿的腿还快。风在指尖上一下子就刮过去。她想，风是圆的，没有刺儿的，我碰着了风的手指头。我跑得这么快，我是一团小旋风儿。

最后，天旋地转。她“砰”地撞在门板上。

“荣子，叫你没听见！小死鬼儿，挨千刀的，疯什么？你屋来，把扫炕笤帚递给我！”母亲的脸正好朦胧在窗玻璃中间，头上包了一块头巾，一直包没了眉毛。

母亲骂人那时候可真丑。她想，母亲这回生了弟弟，捂在屋里不出门，让母亲骂吧，骂反正不疼。笤帚再长，也打不着。

“荣子，屋来！你扒了棉衣裳，要单片儿吗？”母亲生了个弟弟，不是虚得下不了炕吗，喊出来的声儿这么大？弟弟开始哭了。母亲立刻从玻璃上没了。弟弟哭得像邻院的黑猫。

那天，她对母亲就这么说了，挨了一巴掌。

母亲是什么？母亲是一根针。

虽然母亲会给她编麦穗一样的辫子。母亲的手里，有叮当响的铜钱。买得到糖人儿和麻花儿。母亲给她的棉裤兜上钉了两颗大红玻璃扣。母亲咳嗽，软白的手捏着筐箩里的烟叶儿。母亲一打人就要笤帚疙瘩，衣襟上闪闪地别着针。不听话，母亲就扎她的手指头。母亲的眼里只瞅着弟弟，抱着搂着，像个小枕头。有了弟弟，母亲更厉害了。

后园子的门响了一声。

谁也听不见那门声，但是，荣子永远听得见。她扔下手里的小木棍，趑趄着，跑起来。穿过厨房，跳过后门槛。她知道，祖父给祖母擦完了红躺柜的盖儿，就到后园子去了。

“爷爷！”没有目标，她向满眼睛的绿色喊。喊声还没来得及遍布后园子，荣子就定住了：她看见了漫天斑斓的晚霞。“火烧云！火烧云！”她现在已经忘了祖父，她在向着火烧云喊。

农民的眼珠，瞅着他们的青苗。铁匠的眼珠，望着他们的火钳。商人的眼珠，盯着他们的算盘。但是，这么大片壮观的红云演出在他们的头顶上，哪一个人不放下活儿，松弛了嘴巴，望着天。

祖父手里的瓢倾斜着。祖父和瓢，和瓢里面颠着的白菜籽，都一片火红。荣子仰着的眼睛不够用了。她惊得伸长了祖父的衣衫。一老一小，满身满面都是辉煌。“别看了，一会儿天黑啦，来和爷爷把这点白菜籽种完。爷爷点籽、培土，你踩格子。”祖父的手，也发出一层紫红。舍不得天上的火烧云，荣子跑来跑去，鞋里很快灌进了土。

“小死鬼儿！”这话，顺着嘴就出来了。